

新疆變亂中的人與事：

盛世才新疆風雲

李郁塘

——史達林侵新三部曲之三

史達林利用中國人侵略新疆，其中成效最顯

著者為盛世才統治新疆十二年之中，殺戮反俄抗共志士十二萬人。俄國正牌紅軍第八軍團，大模大樣毫無避諱的分駐新疆全省。更在東疆重鎮哈密東郊，為該部紅軍建造了最具規模現代化的大營房，作為久居之所。並負起防阻國軍西進新疆的任務。尤令史達林心滿意足者，就是命盛世才另製六星紅旗，代替了國旗，飄揚全省各級機關的旗桿上。竟使全省各族居民，不認識青天白日國旗也有十多年之久。新疆地圖竟被史達林予以赤化，染上七成紅色，算成他的囊中物。一九四四年，民國卅三年十月十日，盛世才突然接受國民政府的調職令，出任中央農林部長。將新疆軍政大權，分別移交給第八戰區朱紹良長官，和吳忠信主席。再使新疆金甌無缺，重歸中華民國懷抱。直將史達林吃到口裏的一塊肥肉，硬被中國人卡着頸頭令其吐出。此中波譎詭秘的複雜内幕，與翻雲覆雨變幻莫測的種情。說來真是話長，一言難盡！

盛世才攀附郭松齡

盛世才字晉庸，東北遼寧省開原縣人。少懷大志，人也聰明。若干年來，新疆人每愛作此說法。盛世才平生最崇拜的偶像人物，就是清末閣揆、民元總統、洪憲皇帝袁世凱。因而盛氏昆季五兄弟，都以「世」字來起名，而其下一代，也以「克」字作排行，可為作此說的佐證。

盛世才民國初年在吳淞公學政經科研讀。適當軍閥紛爭，再加他本人志在四方，乃棄文就武。遠到開風氣之先的廣東韶州，進入雲南講武堂第二分校學軍事。卒業後適東北講武堂附設教導隊軍官班成立。乃充當第一期學員再求深造。就此資緣成爲奉軍新派將領郭松齡的得意門生。從東北軍第八旅中尉連附做起，一路游升到關外王張作霖大帥侍衛隊中的連營長、東三省巡閱使署的中校參謀等要職。其後更啣張大帥之命，曾到四川湖北等地，作聯絡交涉的工作。儼然成爲關外王的私人代表，在各軍閥中縱橫捭闔了好一陣

子。

盛世才心眼很多才華不凡。當他于役東北時，眼看郭松齡成爲奉軍第一紅人，前程無量。爲了獲得郭氏青睞，對郭氏外甥女邱毓芳小姐，竭力追求，果然天人願，終於達到目的。從此郭盛成了姻親，關係更深一層。郭松齡愛屋及烏，爲培植一位得力幹部，乃請准張大帥，保送盛世才遠去日本陸軍大學深造。盛世才在東京埋頭苦學了四年。正當他學成歸國的前夕。馮玉祥竟然勾結郭松齡倒張大帥的戈。結果事敗被捕，郭松齡被處死。

投向南京派往新疆

盛世才於公是郭系人物；於私又是姻親。不論公私，都未便再回東北。適當時國民政府開府南京，正向統一全國途徑邁進。盛世才一向是看行情走路的人。於是經由日本向南京報到。投向國民革命的行列。在參謀本部擔任中校參謀。接着翌年再擢升一級成爲上校參謀。在一位甫由國外

留學軍事青年來說，已是不錯的出路。無如盛氏志不在此，認為服務參謀本部，乃是蹉跎歲月，徒催白髮，不合他的志趣。於是公餘之暇，每多拜託各部會有關熟人，要為他介紹邊疆關係，好去獨當一面。說也湊巧，就在此時，適有新疆邊防督辦兼省主席金樹仁，欲想整軍經武，要將新疆省軍現代化。正派其甘肅同鄉魯效祖為代表，晉京物色軍事人才。事為時任內政部長彭昭賢氏所知。遂為引荐。當盛世才會見魯效祖，二人相談後，就如魚得水，一拍即合。當即向參謀本部請了長假。要隨魯代表繞道西伯利亞大鐵路赴新。不意是年秋，中俄邊防軍，突在滿洲里發生軍事衝突，致使中東鐵路停駛，無法成行。直到翌年雙十節時，中俄戰事結束，中東鐵路通車後，魯盛二人，始再繞道西伯利亞俄境鐵路，經塔城抵迪化，向省方報到。省主席金樹仁獲知盛世才的學經歷都好，有意重用。巨耐時任軍務處長的金樹信，反因盛的學經歷太好，深以為妬。遂在乃兄面前晉言排擠，莫要犯了楊將軍(增新)重用樊耀南的故轍，免遭不測。尤且拒絕盛世才參加軍務處的任何職務。金樹仁一聽五弟言之成理。為防患未然，乃改派為督署參謀處的中校參謀，以觀行為，再作後用。但盛世才智謀深沉，不怨天不尤人。以其高人一等的學識，與襟懷謙沖的自抑。肆應週旋之下，使督署參謀處全處同仁，對他都具好感，人人口角春風，到處為他揚譽。於是金樹仁對他防範的藩籬盡撤。第二年即升為參謀處的上校主任。旋又兼任新疆軍校戰術總教官。盛世才以他的學歷，無礙的辦才，淵博的軍事

學識。全校師生無不對他表示由衷的敬佩。就此他便藉機吸納培植了大批基層幹部，奠定了主政新疆的初基。民國廿一年春，盛世才升任少將處長。從此時起才真正過問到新疆省的軍政事務。

作戰有功操持兵柄

民國廿年五月哈密發生小堡事件，原歸金五指揮的省軍，不論大戰小戰，都是每戰必敗。金樹仁在損兵折將之餘。不得不讓真才實學的盛世才，由幕後走出前台亮相。說也奇怪，一樣的省軍，由盛世才指揮作戰，每多勝仗。時至民國廿二年春，尕司令馬仲英傾其精英，二次由甘入新。金樹信已無法抵禦。從此新疆全省軍權，就由金五掌中，轉移到盛世才手裏。

民國廿二年四月十二日，盛世才奉命率部屯駐省軍於省城南郊烏拉拜地方，以便遣兵調將，分迎堯樂博士與馬仲英的大軍，由吐魯番和奇台，南北兩路攻向省城。當時迪化城防指揮官白受之，突發動歸化軍(白俄軍)團長安特諾夫，以索取安家費為由，率軍闖入督署大堂，向內猛烈開槍。邊防督辦金樹仁，因變起倉卒，一時惶張！乃在督署衛隊掩護之下，帶領家眷，翻越後牆，匆匆逃出省城，躲到西郊公安局內，作為喘息之所。先找到當地駐軍旅長楊正中，請其勤王。因楊旅長係甘肅同鄉，當即受命率部向省城反攻。繼以羽毛令再調屯駐烏拉拜省軍總指揮盛世才，前來救駕。當楊旅領其全力由西郊攻到省城城垣時，僅有發難的安特諾夫一團歸化軍來抵抗。因為楊旅人多勢眾，安團就難抵禦。已下令集中運

輸車輛，準備攜眷撤出省城之際。眼看「四一二」政變，就要曇花一現，成為泡影。

四一二政變與倒戈

就在這個緊要當口，盛世才親率所部趕來。擺在眼前的事實，盛世才果真接受金命，前來勤王救駕的話，金樹仁當會捲土重來，重登督辦寶座。無如盛世才不遠萬里跑到新疆，決不止僅為出任少將處長而已！於今有了再上層樓的機會，他那會放棄。於是一聲令下，反向護衛金樹仁的楊正中旅開槍。楊正中原歸盛世才指揮，於今以下抗上，就知力難抵禦。只好撤退。躲在西郊公安局的金樹仁，一看盛世才抗命，就知大勢已去。只好由楊旅掩護，安全退到昌吉縣城。接着被迫於盛軍的追擊。乃經綏來、烏蘇，最後取道塔城。由行政長魯效祖協助，提取當地海關所存黃金一千二百餘兩。繞道西伯利亞鐵路，返回老家。結束了在新為官生涯。綜計金樹仁在新主政五年，他的政權得之於「二二七」政變的督署大堂，又失之於「四一二」政變的督署大堂。可謂天道循環，報應不爽。

至於盛世才登上新疆邊防督辦寶座，也非順理成章，黃袍加身。仍然是施用權術與壓力，始克如願達到目的。原來在四月十二日政變發生後，當夜即由倒金份子白受之、李笑天、陶明樾、陳中、張歆等人主持下。即時邀請省垣軍政首長、劉文龍、李溶、朱瑞理、李榮、展文沛、巴平古特(歸化軍司令)等二十多人，假歸化軍指揮部，召開臨時緊急會議，商討政變善後事宜。席間曾由陳中建議，將督辦制改為軍事委員會制，

以執掌全省軍事。此一方案提出後，因無人反對，且有李笑天與陶明樾二人附議，就算通過。接便公推時任教育廳長的劉文龍氏為臨時省主席。再推選甫行入新的東北義勇軍，第二旅旅長鄭潤成出任臨時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作為政變後全省最高政軍首長。冀以維持當時的局面。但此一議案，竟使手握全省軍權的盛世才總指揮落空。當然引起盛世才的不滿！一面揚言辭職；一面派兵監視出席會議諸人的行動。

兵威之下躍登督辦

事為劉文龍氏覺察，乃以臨時省主席身份，再於十四日假省黨部大禮堂，召開政變後第二次緊急會議，重商善後事宜。除前一次出席人員以外，另加入盛世才。這時議場四週，已遍佈荷槍實彈盛部的衛兵，議場氣氛遂為之大變。全部議程僅有兩人發言。鄭潤成以臨時軍委會委員長的身份首先發言：

「本人甫行入新，對全省軍情都不熟悉，不宜出任全省軍事首長，懇請辭職，另選高明。」

繼之劉文龍氏以召集人的身份發言：

「本省督辦制行之有年，亦早在中央備案。以現在省情來論，似仍以恢復督辦制為宜。」

結果因無人反對，隨即通過。繼之又公推盛世才為臨時督辦，會議就宣告結束。

盛世才如願以償之後，首務之急，第一件大事，厥在迫使金樹仁離開新疆。不容其在伊犁或塔城等地立足，免其再假張培元、魯致祖等內在的力量；或借俄帝外在的力量，讓其死灰復燃，東

山再起。當即下令親信率部，一路窮追不捨，直把金樹仁一家趕出塔城，離開新疆的領土為止。

第二件大事，就是如何解除馬仲英圍攻省城的威脅。而尕司令馬仲英率部入新，打的口號是「援維反金」。其真正的目的是「彼可取而代之」。當他二次率部入新，橫掃東疆，力下奇台，進軍平遠之際。適省城發生「四一二」政變。如能「乘亂代國」，來實現「彼可取而代之」的目的。雖不能說是手到拿來，至少也省力不少。畢竟因尕司令當時人太年輕，讀書太少。反而天真的認為金樹仁之所以垮台，完全是因受他來司令大力所迫致之。於今繼任人選，非他莫屬。與其開軍攻打搶位；何如省方派人迎接，來得光彩。尕司令對新疆大局，所下的這盤旗，就因有此一着錯，竟然弄得滿盤輸。以後不僅終其生，未能進入省城迪化，以達其誓言。反而竟將一條英年有為的生命，葬送到史魔頭手裏。落得個魂歸異域，酒骨洋城（莫斯科）。真是怨哉枉焉！

智取力爭敗馬仲英

當盛世才驅走金樹仁之後，一看馬仲英仍然按兵未動，靜待省方派代表前往奇台，促駕歡迎他進入省城。就知尕司令是有勇無謀的一位天真青年。於是將計就計，果真派了歡迎代表去週旋。一面派趙國樑等去請尕司令前來迪化就任東疆警備司令高職，以便停戰謀和；一面又派胡賽音等去拉攏和加尼牙孜，允以出任南疆警備司令之職，同時不再追究殺死邊卡隊長之罪。用以斬斷尕司令之右臂，使維回力量拆伙。以便各個擊破

。盛世才不愧是一位軍事專家。結果事實的演變，都照他的按排進行成功。當尕司令會見到省方代表，始知省方歡迎他到省城是就職東疆警備總司令之職，而非邊防督辦寶座。當面予以拒絕。

在送走歡迎代表後，就親赴平遠與卓康間之紫泥泉地方，與盛軍發生遭遇戰。這時盛世才拉攏和加尼牙孜的事已成功，當即密派歸化軍沿製和某所遺防地，發動前後夾擊馬軍之戰。尕司令馬仲英不防有此失着。此戰的結果是身負重傷而敗退。盛氏為了紀念此一勝利，先之將紫泥泉的地名改稱為滋泥泉；繼之再更名為乏馬塘。蓋取馬仲英此戰之所以失敗，是犯了地名之忌的緣故。

盛世才在紫泥泉一戰，以智取戰勝尕司令後。一因自己甫行就任邊防督辦寶座，不能離開省城太久；二因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祕書長黃慕松，被派為宣慰使前來慰問，不能不親加招待。於是本人親率省軍主力返省，僅派中校參謀陳中率歸化軍去追擊尕司令。一以乘勝追擊，將馬軍驅離省城較遠地方；二以測驗陳中效忠的態度。事實擺在那裏，陳中抱着窮寇莫追的原則，讓尕司令從容將其實力分佈在天山南北兩路。當盛世才與陳中相繼返回迪化不久。盛世才一為在黃慕松面前立威，二又借口陳中私放尕司令為名，竟將陳中、李笑天、陶明樾三人槍殺於督署的鎮邊樓下。其實此三人之死因，是種因第一次緊急會議時，他們三人互作呼應，竟然提名甫行入新東北義勇軍首領鄭潤成氏出任新疆最高軍事首長。反而使手握省軍大權的盛世才落空。盛氏對於此事，不能不耿耿於懷。遂借機殺之，免貽後患！

當尙司馬仲英負傷敗退奇台以後，先將所部主力移交給其部將馬虎山，仍在天山以北地區，佈署圍困迪化之守勢後。他本人却輕騎簡從，翻越天山大坂，轉進到天山南麓的吐魯番，去會見攻金南路指揮官堯樂博士。重商進攻省城策略了出入，不盡相同。在堯樂博士來說，他援引尙司馬令入新的目的，旨在倒金。於今金樹仁已被迫下台，離開新疆。目的既達，就不必再與軍動武？至於誰當督辦，誰任主席，他都無所謂。但是在馬仲英來說，他率軍入新援助維族同胞，僅是一時權宜的借口而已，其真正的目的，就是想取金樹仁的地位而代之。於今金馬鵝蚌相爭的結果，竟被盛世才當了漁翁攪得利果。他兩度負傷，又戰死一位愛弟，這一口氣，怎能喘得下去，因而馬仲英痛恨盛世才，要較金樹仁更勝數分。這便是馬仲英和盛世才，非拚個你死我活的主要癥結所在。

因此當馬仲英要求堯樂博士同組聯合陣線，用反金時期的合作態度，繼續反盛就被婉拒。因為盛世才甫行登上督辦寶座，是好是壞，八字尚未見一撇；怎能皂白不分，就加反對。就此種下馬堯分道揚鑣的遠因。

就在堯馬二人於吐魯番會商時期，國民政府為了息事，同時也為鞏固邊防着想，曾派政院祕書長黃慕松，與外交部長羅文幹，先後赴新先加宣慰，繼為監督。以便從中斡旋解決新疆境內的大小紛爭。其時反金維族領袖堯樂博士的主張，正與中央不謀而合。乃乘中央兩位大員蒞新之際，

力勸尙司馬仲英要尊從中央意旨，先接受東疆警備總司令之職，將督辦一職讓給盛世才。無如盛馬二人都因權位心重，互疑甚深。終又演成兵戎相見的局面。就此造成史達林染指新疆的機會。竟使新疆由民國廿三年至卅三年淪亡了十一年，真是言之痛心！

尙司馬仲英先被和加尼牙孜出賣，繼與堯樂博士意見相左。深知今後要想登上新疆軍政高位，必需要靠自身的力量了，而維族人的力量已難再用作後盾了！同時他也深知，盛世才比金樹仁更難對付。本此他重新釐訂攻取迪化的策略。就是採取圍點打援的辦法，將盛世才困死在迪化城內。於是他先派其部將馬世明，南赴回民聚居，又產名馬的焉耆城，設立卅六師總部，以便招兵買馬，加強實力。繼派其參謀馬占倉遠到南疆米倉的阿克蘇，籌集軍糧。再令其北路部將馬虎山屯駐北疆要道昌吉縣。阻斷迪化向北向伊塔發展路線。此外還有早據省城西南郊妖魔山的馬天祿，與游擊綏來沙灣一帶的馬赫英。層層將迪化包圍起來，要將盛世才困死。

為求外援與俄密約

盛世才以一位東北籍的軍人，驟登高位，先迫鄭潤成氏辭掉臨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之事，已失去入新東北義勇軍的支持。繼之又失去中央來新兩位大員黃慕松與羅文幹的諒解。而全省的軍政幹部，又都屬楊金時代所引進的甘肅人。何況甘肅籍宿將張培元，雄踞伊犁實力很強，就在此時通電全省，反對盛世才出任督辦，要他下野。盛世才瞻前顧後，眼看既得權位，難予確保，在萬

般無奈，別無他法可想之急情下。只好派出外交處長陳德立、航空隊長姚雄二人，乘了全省僅有的一架教練機突圍西去，竟向俄帝求救。而俄僑史達林於前一年，所施挑下反上侵新之計，欲想運用堯樂博士失敗後，正苦於難再插手之際。於今新任新疆督辦盛世才，突然派專人前來求助。於是他靈機一動，遂將侵新政策，改為抓上壓下，更較方便有力。即時下令調派原駐塔什干外交特派員阿布列索夫為駐迪化總領事，隨同陳姚二氏先返迪化，迫盛世才簽訂盛蘇密約，先掌握住盛世才。繼之下令原駐哈薩克斯坦首府阿拉木圖紅軍第八軍團司令員庫米奇，即時分兵兩路，由霍城與塔城越境進入新疆。順道先解決反盛最力的張培元部，繼而又解尙司馬圍攻迪化之危。終而入新紅軍名正言順，大搖大擺分駐於南北疆各地，新疆從此就變成史達林的囊中物。

民國廿四年，盛世才自獲得俄援，削平省內反對勢力後。即時提出和平、建設、反帝三大政策，作為治新綱領。此一治新綱領，在戰亂多年後的新疆來說，確很需要。但對俄國利益很少，遂不為史魔所同意。旋即增加清廉與親蘇兩項，合稱五大政策。又因親蘇列尾，仍為俄僑不滿。時至民國廿五年春再增平民一項，合稱六大政策。順序亦重新排列為：親蘇、反帝、和平、民平、清廉、建設。旋又根據六大政策，再製出六星紅旗，代替了我國的國旗。再將新疆地圖，也印製成七成的紅色。公開的懸掛在各機關的牆上。盛世才如此一做，才深獲史魔頭的滿意。從此時起盛世才就變成了史達林侵新最得力的工具！

共匪流竄赴新受阻

民國廿五年春，盤踞井崗山的朱毛匪幫，因受國軍五度圍剿後，深感大江南北，五嶺東西，已無立足餘地。乃急電第三國際求援。史達林獲情後，雖然萬分關切！但因朱毛等匪遠處中國東南方面。地不相鄰，無法申援！乃覆電朱毛，要他們放棄東南老巢，轉進到西北另建根據地後，自當設法救助。如能率部進入新疆最為理想。朱毛二酋獲得史魔指示後，始乃放棄盤踞多年贛南山區老巢，遂有二萬五千里流竄行軍。先經湘桂，再繞黔川。於民國廿五年初秋竄抵隴南。以其行軍目的來論。由隴南去新疆最捷近的道路，就是取道青海。此時此地的匪徒，僅餘四萬人之譜。當即由朱毛下令，派徐匪向前與董匪振棠，為開路先鋒正副指揮，率部一半約二萬匪徒，由隴南直撲青海。不意青海省主席馬麟將軍，事前獲得中央嚴加防堵的指令。早已佈署妥當，予匪迎頭痛擊。此時匪續行軍，完全採取避實就虛，偷穴鑽隙的戰術。一看青海馬家軍硬來，只好改道東竄。繞過蘭州行軍至甘寧二省兩不管的靖遠渡口時。適二省當局都未派軍駐守，徐董二匪乃率眾悄渡黃河行經一條山山路。想取道河西走廊，再直達新疆。這時青海馬主席已知匪軍行徑。先令駐防河西走廊的長子馬步青將軍迎頭痛擊；再命原駐青海境內的次子馬步芳將軍率部越祁連山分段截擊。先經涼州附近古浪之役；再經甘州附近山丹之役；三經肅州附近高台之役。殺得竄入河西走廊二萬匪徒，遺屍遍野，血流成河。開路先鋒副指揮董匪振棠當場死亡；正指揮徐匪向前（現

任匪國防部長）僅率廿七人，化裝成晉籍商人，繞道蒙旗綏西然後南拆潛抵陝北。由河西走廊向西逃脫者尚有千餘人，由毛匪澤明（毛魯胞弟）率領。逃出嘉峪關後，成為漏網之魚，直撲新疆而去。

維護朱毛二匪酋安全殿後部隊二萬餘眾，在哼哈二將彭匪德懷與林匪彪率領下，原想緊隨徐董二匪之後，逃往新疆。以便獲得史達林之羽翼，再圖發展。於今一聽開路先鋒全軍覆沒，此路不通。那還再敢渡河送死。這時中央部隊由胡宗南將軍率領，也尾追不捨。朱毛等匪一看西行無門，南退無路；只好東折進入陝北延安地區，去投靠劉子丹與高崗兩匪。暫作棲身之所。這就是朱毛匪幫，由贛南移寨陝北。號稱「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由來。

堯樂博士反共干城

當朱毛接受第三國際指示，開始向西北流竄時，史達林就命新疆督辦盛世才，先將伊犁與塔城兩行政區，劃為中共的整補區。俟朱毛竄抵甘肅境內時，再命新疆當局，由星星峽起，至伊犁塔城止，沿途要備四萬人的口糧，以供中共軍所需。盛世才當時已成史魔掌中的木偶。不得不俯首聽命，準備一切，在沿途其他各縣城，盛氏自信令到事成，決無礙難。唯一有問題的地方就是。因為哈密不僅是反俄強人堯樂博士的故鄉。尤且堯氏時任哈密警備司令，大權在手，假如堯氏不讓中共入境，一切準備就無由談起。不得不和堯氏通融商洽。於是遂選派能說善道全省禁毒會主任桂芳生，與極具權威的督署軍法處長馮梁二氏。由省城前往哈密通融說項。以便達成史

達林招拂朱毛匪幫的指示。當桂馮二氏蒞臨哈密，會見堯氏說明來意，中共大軍不久要假道哈密進駐伊犁二區。沿途需要準備四萬人數的口糧時。堯氏先之以哈密地方地瘠民貧為理由。一時無法籌得四萬份口糧，加以峻拒。繼之又指出，新疆是同民聚居之地。決不宜讓胡達（真主）的敵人，無神論的共產黨徒，盤踞任何區縣去整補。這兩位省方大員，一聽堯氏口吻，不僅不讓中共大軍假道哈密，竟連進駐伊犁兩區也加反對。情勢發展到此，再說也是無效。在碰壁之餘，只好辱命返省。俟桂馮二代表走後不久，徐董二匪已率部竄抵河西走廊。堯氏獲情後，當即遣兵調將，向甘新邊境各要口，加強防堵。當時堯氏手中僅有三營兵力。首以一營兵力，駐守由甘入新第一要口星星峽。作為防禦主力。另派一營兵力，分佈於甘新來往小道上，有水草的地方上，僅負守水之責，嚴禁追擊之行。藉掩兵力之虛，並收以逸待勞之效。只將匪徒們逼往無水的戈壁灘上去送死，就算達成任務。還有一營屯駐哈密，作為各方應援之需。

當毛匪澤明率領千餘殘部，逃出嘉峪關後，就已進入沙漠地帶。因為沿途缺水缺草又缺宿站。欲想大隊行軍，就無可能。毛部殘軍，為了適應環境，不得不組成行軍小組，間斷脚尾作梯次進行。在這一段路程行軍，古往今來都要如法泡製，誰也不能改變。如今毛匪經此，自也不能例外。遂將原來集體行軍的大兵團，一變而成爲數十個小隊形。這樣一來，對於採取守勢的堯樂博士來說，真是大大的有利，就可來一個打一個，

最後予以各個擊破。當毛匪澤明率部竄抵新境的星星峽附近時，原以為逃到安全地帶。於是遂派先鋒小組去扣關討訊。執意守關人一聽說中共軍開到，即時開槍示警，拒絕借道，不准進入。先鋒小組一看此路不通。只好退回原地報告。毛匪仍以為星星守軍此一絕情行爲，可能是上情尚未下達所致。乃再下令繞道覓路，再向哈密進發。巨料凡是有水草的地方，都有防軍駐守，一見有人前來，就即時開槍。他們已是驚弓之鳥，又不明防軍的實力。自己彈藥又少，不敢硬碰硬和對方作戰。只好一聞槍聲，就四散奔逃，竄向無水草的大沙漠地帶。就此堯部未損一兵，未傷一將。竟迫使竄入新境千餘匪衆。因缺水的關係，一個接着一個，大都倒斃於白龍堆大戈壁灘上。最後僅有毛匪澤明等三十六人，胡鬧瞎摸，竄抵塔里木河注入地——羅布泊爾地方（即現在共匪核子試爆場地）。乃沿塔里木河北岸，西行至庫車地方，始又北折翻越天山大坂，跑到伊犁區。但也未敢停留。就越渡霍爾果斯河，逃入俄境哈薩克斯坦。前往莫斯科去向史達林報到。原爲整補中共軍所劃的伊塔特伍，就此取消。這也是堯樂博士給盛世才，無意中幫了一次大忙。但對堯樂本人來說，無異惹火燒身。被史慶願認爲是侵新的最大障礙，非從速剷除不可。尤將迎救朱毛未果的責任，一股腦兒推究堯樂博士身上。

史慶當即下令時任新疆邊防督辦公署俄籍中將顧問柯多拉索夫。要假盛世才之手，先解除堯樂博士之軍權，再進而置諸死地。柯某受命以後，就以鞏固省權，徹底消除反盛勢力的理由，建議

盛督辦要免去堯樂博士的軍職，另派省軍去接哈密警備司令之職，免貽後患！理由正大，也官冕堂皇。但盛督辦有見於小堡事件，不願多此一舉。原因是堯樂博士，根本沒有反盛的心理與行動。現在正埋頭苦幹，全力建設桑梓。正是求之不得。何必因易人而再生事端。但柯某已奉史慶密令，事在必行，別無他法。於是再向盛督辦提出折衷建議。不妨派人接替哈密警備司令之職，讓堯氏專任縣長，仍可繼續建設哈密。豈不兩全其美。盛世才這時甫行定鼎，仍要借重俄國力量，何況紅八團尙留駐南北疆要地。也未便峻拒柯某的意見。只好密令新由東北義勇軍改編爲省軍，時駐奇台的徐師長，以哈密警備司令的名義，移駐哈密。當徐師長以梯次行軍方式，由參謀長呂春浦氏率領的第一梯隊進抵哈密西郊一百二十里的三堡村時。堯樂博士以未受省方明令有軍東來，竟下令三堡駐軍阻止省軍東行。呂參謀長爲了和平解決行軍問題。乃親往哈密去晉見堯氏，說明該師師長就任哈密警備司令，並非接任哈密警備

司令，僅是假道前往鎮西駐防。但堯氏認爲哈密都是他的防地，一馬怎能要備雙鞍。即使如此，也應事先有所明令，才能遵行。在情事未明之先。徐師決不宜再向東進。

盛督辦電獲此情後，深感省方理虧，不易處理。再度邀請柯顧問共商解決此事的辦法。而柯某自出任督署中將顧問以來，就以新疆「太上皇」自居。他認爲哈密「抗命」事件，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問題。於是自告奮勇，要用上督署中將顧問的身份，親赴哈密去處理。即日備乘專機飛抵哈密。劉行政長獲情後，乃親到機場迎到行政長公署，作爲上賓。並在當天下午獲得柯某的指示。要堯專任縣長，仍可繼續爲桑梓服務；將警備司令讓給徐師長，以便加強兵力，冀維哈密地方治安。就可獲得兩全。劉氏站在地方首長的立場。雖然覺得有些欠妥，但也尙可試行。遂於翌日上午就假行政長公署，邀請當事人共集公署。當着柯顧問的面，將省方解決此一事件的辦法，予以宣佈，要雙方奉行。

（未完）

詩 聯 新 話

謝 康 博 士 著
定價 五 十 元
郵撥 一 四 〇 四 四 號 中 外 社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母性文學、詠史詩，清詩派別。下篇：楹聯新話；有楊杏佛、吳佩孚、章太炎、康有為、陳布雷、馬君武、曾國藩、左宗棠、胡漢民、邵元冲、謝無量、丘逢甲、徐世昌、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